



YANCHANGJI

演唱集

39.07

4

翠 岭 迎 春

翠岭迎春

(演唱集)

肇州县文化馆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2·字数 51,000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10093·161

定价：0.16 元

目 录

一块焊锡 (山东快书)

……………县味精厂 单学民 李 续(1)

翠岭迎春 (鼓词) ……县文化科 王觉民(9)

书记买鞋 (西河大鼓)

……………兴城公社 李 福(19)

英兰送刀 (单出头)

……………德宣大队 孙洪波(25)

田野新歌 (单出头)

……………得利大队 陈维谦(32)

新的脚印 (单出头)

……………丰乐公社 李凤歧(39)

暖窖飘香 (二人转)

……………红星大队 王立民(44)

迎风斗浪 (二人转)

……………兴城公社 罗万成(53)

一块焊锡

(山东快书)

县味精厂 单学民 李 铁

雄鸡三唱红日出，
金灿灿阳光铺满支农路。
路东有座红砖房，
屋里面，老两口子大清早就打叽咕。

(白)嗯！吵起来了！

吴师傅工作在机电修配厂，
一有空就去支农尽义务。
星期天起得特别早，
他要到前进队把电机给修复。
伸手操起工具袋，
顺手摸，啊！不见焊锡老吴嘴里在嘀咕，
昨晚上俺已准备好，
怎么睡醒一觉这块焊锡就影儿无？
吴师傅翻箱又倒柜，
找遍了东屋找西屋，
此时他心里比火急，
焊锡找不到，急用电机咋修复。
这块焊锡没得怪，

难道会长出翅膀飞出屋？
嗯！对了！
想起了前几天，
孩子他舅王小五。
跟我要了好几次，
他要外出焊铁壶。
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俺反对，
俺批评他，惹得老伴乱嘟嘟。
看来俺要找焊锡，
得在老伴身上下功夫。

(白)老伙计！

“那块焊锡不见了，
工具袋是不是有谁乱捣鼓？”
吴大娘吐口吐沫撇撇嘴，
吧嗒吧嗒叼着烟袋两只眼睛望窗户。
那意思是说不知道，
谁管你焊锡有和无。
吴师傅迈步走进小里屋，
炕上躺着小铁柱。
铁柱一见爷爷到，
使劲往脑袋上面用被捂，
老吴说：“柱子，你知道焊锡在那里？
告诉爷爷，爷爷还有急任务。”
小铁柱把头伸出热被窝，
露出小脸胖乎乎：

“爷爷，奶奶不让告诉你，

她好给舅爷，舅爷挣钱给俺买串糖葫芦。”

(白) 嗯！坦白了！

小柱子话还没说完，

吴大娘外屋紧吓唬：

“小孩子说话没有准，

再咧咧奶奶打屁股。”

小柱子伸伸舌头做鬼脸，

用手一指外间屋。

吴师傅早已猜个差不多，

转身又回外间屋：

“老伙计，快把焊锡交给俺，

俺去支农有急任务。”

吴大娘嗑嗑烟袋下了地，

满肚子怒气直嘟嘟：

“哼！你房笆上开门不认亲，

动不动就把脸子撸。

俺小五兄弟是洋铁匠，

跟你要块焊锡都捨不出。”

“哎！他要给社里焊东西，

要什么我都给帮助。”

“哟！你说的真比唱的好，

啥时候见俺兄弟还不是吵个脸红脖子粗？”

“哎！这回俺就不发火了，

我要去找王小五。”

“找他？”

“嗯。”

“干啥？”

“嗯……我要找他一块去焊大铁壶。”

“哼！说死俺也不相信，
你是骗俺把那块焊锡快交出！”

“唉！你不是不知道吗？”

“哪……”吴大娘张口结舌乱支吾。

老两口正在屋里打呱咕，

院里进来王小五。

只见他：做铁活的挑子肩上担，

走得满脸腾腾冒汗珠。

干活的家什带的全，

要外出去焊铁壶。

没有焊锡不能干，

硬着头皮找姐姐求姐夫给弄块焊锡好外出。

他知道吴师傅对他狠批评，

因此特怕见姐夫！

(白)巧了！

今天姐夫正在家，

王小五当时脸上热乎乎：

(白)“嗯！大姐夫，大姐夫……”

吴师傅决心教育他姐弟俩，

小五跑资本主义道路他坚决堵。

他伸手把小五往屋让，

正这时，迎面跑来小铁柱：
“舅爷，舅爷，奶奶说你挣钱给俺买糖葫芦。”
王小五“唰”一下脸红到脖子根儿，
吴大娘一把拽住小铁柱：
“小孩子少跟着乱咋呼，
你没看你爷爷脸子一落气乎乎。”
吴师傅装上一袋烟，
开口叫声王小五：
“小五”！
“嗯。”
“队里活计忙不忙？”
“嗯……忙……不太忙。”
“看来你还有功夫？”
“哎！我是闲人，是闲人……”
“你挑着担子哪里去？”
“我……我想去趟青山堡。”
“焊壶？”
“不……俺也要去支农尽义务！”
“那好！咱们二个一块走，
先回你们队，把电机快修复。”
“哪……”王小五半天说不出话，
嗓子眼儿真象卡住一串糖葫芦。
“小五啊！你们队建了打米厂，
还要焊铁撮子、铁漏斗，还要给工地焊个大铁
壶。

社里有活你不干，
怎么还想走街串巷挣钱焊铁壶？
社会主义大路你不走，
为什么跟资本主义靠得那么近乎？
小五子想一想，
你走的是条什么路？”
屋里间，吴大娘正在擦桌子，
外屋里，老头子说话她听得很清楚。
吴师傅说：“小五啊，沉痛教训你忘了？！
六四年你走一段什么路？！
那时候，刘少奇大刮单干风，
你非要跑外去焊洋铁壶。
跑坏了身体得了病，
到年末没钱领粮没钱做衣服。
你病在炕上吃汤药，
头蒙大被放声哭。
是社里给你送来钱和米，
又把你送进医院住。
那时你声声赞扬集体好，
再也不能离开集体走邪路。
可现在你呀……
你呀，你呀！
你又走上了六四年那条路！
俺不能支持你搞单干，
这条邪路俺坚决堵！”

吴师傅越说越激动，
王小五紧打咳声落泪珠。
吴大娘在里间屋里也受教育，
忙把焊锡给拿出，
双手递给老头子，
“都怪我迷失方向不学习，眼光短浅太糊涂。
我支持兄弟去跑外，
这是……是又把小五推上下坡路。”
王小五受教育，
眼含热泪叫姐夫：
“从今后你就看行动，
俺决心为集体把力出。”
说罢迈步往外走，
伸手操起劈柴斧，
拿起扁担就要劈，
吴师傅一旁忙拉住：
“小五！干啥？”
“姐夫，俺看见这挑子就心痒痒，
总想挣钱跑邪路。
今日把扁担劈碎了，
俺就永远不走街串巷焊铁壶。”
吴师傅说：“这根扁担不能劈，
这个教训要记住。
走错路不能怪扁担，
只怪你头脑里的私字没根除。”

今后要一心奔向社会主义金光道，
让它为普及大寨县，修理农具来服务。”
吴师傅用斧头把焊锡劈两半，
一块装进工具袋，一块交给王小五。
老哥俩，向前走，
大步跨上支农路。
吴大娘在门口招手笑，
小铁柱高喊道：“爷爷，舅爷，修好农具后，别
忘了给俺买串糖葫芦！”

翠 岭 迎 春

(鼓词)

县文化科 王觉民

诵：风扫残云云散，
日照大旗旗红。
战鼓催春春意浓，
却看这边风景。

革命似乘火箭，
生产犹驾卫星，
春潮起处浪花腾，
捧上一朵奉送。

唱：鼓儿敲弦儿弹板儿声声，
唱的是翠岭坡大闹备耕。
翠岭坡老队长名叫田胜，
社员们都管他叫“排头兵”。
这天晚开罢备耕誓师会，
回到家招呼儿子田春青：

(白)“春青啊！

大老板去城运肥捎来信，
马滑倒车辕挫折半路中，

你连夜带工具赶到那去，
想办法就地修理省误工。”
田春青听此言背上工具，
老队长送出屋来到院中。
手掏出已起好的介绍信，
嘱咐他顺便到县买轴承。
春青他双手接过说声“是”，
身背着铧刨斧锯急步行。
老队长走进屋唤来老伴儿，
手操起“快马子”直奔房东。
跪在那老榆树下刚要锯，
老伴儿眨眨眼睛吱了声：
“这棵树土改时你亲手种，
它和咱春青儿同一年龄。
咱爱它不为乘凉和使用，
看见它使人难忘翻身情。
盖新房缺柱脚没把它动，
你今天要拉它为那一宗？”
老队长听此言满脸含笑，
(白)我说老伴儿呀，
伐它有急用项你别心疼。
老队长一五一十说一遍，
老伴儿连连点头很赞成。
大家伙要问到底干啥用，
一会儿你们也就弄分明。

他两个说着也就下了锯，
吱嘎嘎一拉一送声连声。
晃悠悠月摇人影人影舞，
嘀嗒嗒汗滴积雪积雪融。
丢下这他俩拉树先不表，
再说那东院木匠老钱生。
走出屋到外边倒洗脚水，
隔着墙一场一幕看得清。
老木匠他越看是越来气，
嘴里边一劲儿地直嘟哝：

(白)哼，好傢伙！

当官的打发儿子把钱挣，
撇了我专给他开了绿灯。

(白)好哇，树也拉了！

还不是想打成物往外卖，
小刀把这回攥到我手中！
一时间气得他直喘粗气，
胡子嘴厮得象棵羊角葱。

“撅搭搭”进屋去收拾工具，

(白)明天早咱也去开介绍信，
我看你是说行还是不行。
若问他只为啥这般激动，
咱还得从头述说这个情儿：
前几天他上城里把活订，
承揽批桌椅板凳在二中。

回村来他害怕队里不放，
暗拽着田春青结伴儿行。
心里想老队长准不能挡，
那成想一吐口他却打横。
今晚瞧放走春青上城去，
你说他那里能够不“急愣”。
暂不表老木匠收拾工具，
回过头再说队长“排头兵”。
第二天天还未亮就拱起，
扛完了榆木轱辘敲起钟。
当当当钟响三遍社员到，
呼拉拉把他围个不透风。
齐刷刷听罢分工干活去，
豁亮亮院里院外起歌声。
骨碌碌妇女桌上挑豆种，
哐啷啷老汉摇吊打套绳。
叮当当小洪炉里钢大镬，
哐唧唧马拉粪车摇串铃。
老队长眼看一片跃进景，
心里边陡涨春潮涌豪情。
各种活安排完木工房进，
但只见门上大锁紧登登。
站在那板门前双眉紧皱，
心里想：
为什么老木匠尚未上工。

也许是突然间得了疾病，
若不是他思想还没通。
我到他家去看个究竟，
再谈谈改革轱辘事一宗。
想到此迈开脚步刚要走，
老木匠背着傢伙到院中。
老队长刚要把招呼来打，
老木匠未从说话气冲冲：
“我是来找你开份介绍信，
咱也要到城里去做木工”。
老队长一听这话可真硬，
沉吟了老半天才吱了声：

(白)“怎么，开介绍信到城里做木工?! 昨天跟你谈不是说不去了吗?”老木匠说：“说是说了，去还想去。”老队长听到这心里想：这正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顽固表现。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样的介绍信不能开，华国锋主席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收回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组织起来’。大寨人说得好，‘不堵死资本主义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步’。”

还没等老队长的话音落，
老木匠嗓门提高放开声：

(白)哼！就怕你堵不住！有的出外做活介绍信怎么就能交到手里，差啥呀，看来是得有权哪，咱

没权那管有棵树呢……

老队长听到这脸上浮笑，

心里话：

这回我摸透了你的病情。

老保管在一旁嘴憋不住，

走上前叫了一声老钱生：

队长他伐家树扛到了队，

你的话说得有多不相应！

老木匠听此言眼光一扫，

只见那四个木墩放院中。

知道是怀疑差话说过份，

这时节，

从院外大步走回田春青。

老木匠抬头一眦心一愣，

(白)他怎么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老队长见他回来忙吱声：

(白)我说春青，车修上没有？

春青说：

天放亮赶到那刚要动手，

公路上来辆推车快如风，

车上写“支农服务”四个字，

到眼前一看情况把车停。

工人们见车坏就帮修理，

铁丝把车轱辘得紧登登。

修理费铁丝钱全都不要，